

巴金文学院

BAJIN WENXUEYUAN

YILAKE DE SHITOU

伊拉克的石头

羌人六 著

后援为什么不长翅膀？
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巴金文学院

BAJIN WENXUEYUAN

伊拉克的石头

羌人六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拉克的石头 / 羌人六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411-4561-2

I. ①伊… II. ①羌…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1224 号

YILAKEDESHITOU

伊拉克的石头

羌人六 著

责任编辑 孙学良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6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561-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我想着在我心里昂扬的玫瑰，
想着无用的灵魂像一个筛孔。
但是拥有者询问着：
谁会得势占上风？

——赫塔·米勒

剩下的都尚未成形

(序)

我的出生地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平武县境内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白天黑夜，缤纷的季节，一代又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亲父老，犹如闹钟上的指针，在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在这片地方度过。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我热爱我的出生地。同时，精神上也有一种憋在心里异常真实，但一说出来就显得夸大其词的恐惧：出生地地处四川龙门山断裂带，系地震活跃频发地。时有地震发生，大多震级小，脚下“闪”两下就没事了。天天在它的摇篮里生活，和死神共舞差不多。地震在你身上涂下阴影，脚板就像开关，没准儿，一脚刚踩下去，就地震了。

我从小长大的平武县平通镇，以及我现在工作的南坝镇，同属2008年地震极重灾区。迄今为止，我对“极重灾区”这个概念本身，依然无法作出形象的阐释和描绘。我没兴趣去认真了解这个被痛苦、鲜血和破碎包裹的词汇，因为它和地震的担忧一样如影随形，一直都在我的生命周围，没法一笔勾销，或者挪开半步。

事实上，2008年地震之前，我对地震并不存在任何恐惧。

我小时候，就经常听人们讲述1976年的松（潘）平（武）地

震。不过，他们的语言或者说讲述方式，并没有唤起我的恐惧，隔着岁月的栅栏，在亲历者的语言中重生的灾难被抹上了虚幻的色彩和光环，好像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冲你讲述一件不幸的事情，倒像是在跟你分享一粒糖果，一本好书，一次不可多得的旅行或者奇遇。所以，那会儿，每每听他们说起，懵懂的我都无比憧憬地震长到自己眼皮子底下来，好一睹真容。

我记得，大概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样子，有天清晨，天麻麻亮，家住一个院子的堂哥，忽然跑到我家里来告诉我夜里地震了，地震把碗柜里的碗啊盘子啊铁勺啊摇得哗哗响，屋顶上的瓦也落下来摔烂不少。此外，他还夸张地告诉我他自己也差点被地震簸得从床上滚到地上。至于感觉嘛，他说，比坐船还安逸。

比坐船还安逸。堂哥就是这么说的，这句如今回味起来颇有些毛骨悚然的话，却在那个瞬间点燃了我的嫉妒与好奇，地震已经长到眼皮子底下来了。可是，我自己不争气，夜里睡得太死，“错失良机”。望着眉飞色舞的堂哥，我恨不得立马回到床上等着，等着时间回到夜里地震那一刻，亲自体验体验地震的滋味，看看它究竟长什么样子。时至今日，堂哥彼时激动不已的神情，依然鲜活无比地活在我的记忆中。如今，我时常忆起这件事，也许它没有任何价值；也许，它仅仅是地震的一小块影子。

和人们常说的松平地震一样，堂哥的这次讲述，阉割了灾难本身的残酷和血腥，给心智尚未真正成熟的我制造出某种幻觉——地震并不可怕。这种肤浅脆弱的认知，一直持续到2008年地震。彼时，我在成都读大学，地震来临那会儿，我在学校打印室里打印完诗稿，跟藏族同学欧珠多吉走在回寝室的路上。走着走着，世界猛然摇晃起来。望着成都平原的天空，我以为飞机掉

下来了呢！欧珠多吉告诉我，地震了。地震！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瞬间令我头皮发麻，心惊肉跳！那会儿，我压根儿不知道我的家乡，已经在这眨眼的工夫里沦为废墟，面目全非了。这天下午，我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一遍遍拨打着家人的电话，但一个也没打通。后来，有同学手机终于能上网了，得到的消息却是北川县山洪一样猛涨的伤亡数字，这些冷漠无情的伤亡数字，不断刷新着我的不安——老家平通镇和北川县桂溪镇相邻，却毫无音信。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家乡地处龙门山断裂带，属地震活跃、频发区域。地震几天之后，我赶回老家，只是，老家已经沦为废墟、面目全非了，镇上伤亡惨重。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之中，我的亲朋大多幸免于难，可是，我也没能高兴得起来。面对猛扑而来的生死和无常，我沉默了，虽然，我也很想为此写点什么，并且是带着某种使命。想归想，我却始终没有动笔。地震后那几年，国内关于地震题材的作品可谓多如牛毛，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没有积淀的文字注定不会长寿，我相信，不管怎样，早晚我都会拿起笔，为那些逝去赋形，甚至再次赋予他们生命和活力。

2011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先是在地震重灾区北川工作了大概一年时间。2013年，我回到老家，在县文化馆担任文学创作辅导员。也就是这一年，我找到了去呈现内心世界、支撑写作的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断裂带”。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其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白色城堡》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在生命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的

写作，我笔下的“断裂带”，何尝不是如此？

在断裂带上工作、生活，我接触了太多的地震幸存者，目睹、了解了许许多多和地震有关的故事和际遇。实话实说，我不是个喜欢煽情的写作者。生活就在眼皮子底下，看得见摸得着。对此，我更喜欢去冷静的观察和打量世界。

写作，是生活的另一条退路，是为了挖掘那个特定的自我，也是为了释放骨子里的悲悯。毫无疑问，我总是自惭形秽，不敢轻易动用“悲悯”这样神圣的字眼，怕招惹笑话。也许，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必须心无旁骛的事情，就是认真去写内心体味到的那些苍凉、疼痛、孤独。

现如今，我的小说几乎都是以“断裂带”为框架，为版图，为背景。可以这样说：“断裂带，是我写作的分水岭。”因为“断裂带”，我感到我的写作终于有了方向和使命感。

维·苏·奈保尔在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中写道：“我最有价值的一切都在我的书里，剩下的都尚未成形。”

在没有路标的道路上，激情与岁月并驾齐驱，我亦将继续在纸上种植梦幻，种植苍茫。因为，剩下的都尚未成形。

目录

无止境	1
铁器时代	37
伊拉克的石头	70
骨头车成纽扣	84
别为难母亲	117
白发人送黑发人	135
女人花	156
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动花朵的力量	181
火房子	200
娃娃鱼	221
现在谁还记得他	252
超级灯泡	271

无止境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

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

——《箴言书》

断裂带，柳珍家房背后有棵皂荚树，树心空得可以住人，真是老得掉牙，老得没信号，老得可以给所有的树当爷爷了。皂荚树似一把大大的太阳伞，撑在柳珍家的房背后。要是下雨，也跟难产似的，绕了一大截路似的，至少要比别的地方慢上半个钟头，才会落下来。间或有黑鞘鞘的树皮脱落，掉在地上，柳珍就捡回家当柴烧，炒菜，煮饭，烧水，绰绰有余。老一辈人时常说起清朝道光年间皂荚树上盘了条大蟒蛇，后来化成龙，飞上天去了。也没下文，整个故事就是这样的，没有悬念，简洁易懂，又好像什么都不是，一句话就讲完了。

皂荚树宛如来自远古的神兵，孤苦伶仃的幸存者，置身家园却发现自己早已举目无亲的游子，面对日新月异的断裂带，显得格外落寞。时间把它给活生生地冻住了，它不得不留在这里，就像那些不得不留在断裂带耗尽生命的乡亲父老。

柳珍的儿子小名叫果果，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脑瓜子不简单，已经懂得用拼音写字条跟班上的女同学互动，增进友谊。果

果经常把皂荚树扯出来跟班上同学炫耀：“我们屋后面的皂荚树可高了，高得可以爬到天上去摘星星、月亮，还可以吃云！”

高得可以爬到天上吃云的皂荚树在柳珍如今的家房子背后，不是原来的家。

现在的家和原来的家各是各，用擀面杖也擀不到一块儿。做人不能忘本，自己又不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柳珍觉得，原来的家虽然成了娘家，但自己毕竟是从那儿生的根，发的芽，长的叶子，开的花。人心都是肉长的，牵盼在所难免。刚过门那会儿，柳珍总是心欠欠的，脚底抹了油似的，三天两头往娘家跑。

“你回去取草帽子？”

有时候，柳珍跟男人肖虎说想回娘家，男人就会用“取草帽子”这样酸溜溜的话来质疑她，揶揄她不顾家。柳珍知道男人话里有刀子，就没了回娘家的兴致。想想也有道理，毕竟是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肖虎的话起了作用，柳珍的脚不爱往娘家抬了。不过，有时，她也对自己的变化感到郁闷、颓丧，自从跨入婚姻这座围城，自己好像被灌了迷魂汤似的，竟然越来越身不由己。话说回来，人的事儿一般都不怎么说得清，柳珍觉得，婚姻就是一副手铐，要么就是这种为了某种延续而诞生的枷锁把世界缩小了，让人寸步难移，但凡已婚的女人，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而且随着时间的脚步，她们会对这种身不由己产生依赖，抹着强力胶似的信任，她们把婚姻带给她们的相夫教子、永远做不完的家务活……视为理所当然，并以此为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造化。

像埃及的金字塔，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北京的天安门，西藏的布达拉宫，柳珍家背后这棵看似老态龙钟却也枝繁叶茂的皂荚

树，无疑成了整个断裂带的骄傲和重要标志。皂荚树足有千岁，就算差点儿，也八九不离十，六个小孩手拉手才能围上一圈。皂荚树撑到这把年纪，也算得上老祖宗了。经常有人虔诚无比地跪在树下烧些香蜡纸钱，絮絮叨叨半天，好像皂荚树真的善解人意，真能保佑他们富贵平安似的。

“心诚则灵。”

柳珍的妈妈经常这样说。虽然这几个字听起来并不适合她，因为她的行为让这句话失去了某些看似积极的善意，甚至让人觉得贪婪。老人家晚年生活简单但不乏味，除了正常的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基本泡在麻将桌上。每天出门必在财神爷那儿打个招呼，保佑自己手红。她总想赢，好像其他人打麻将都是为了输钱为了消磨时间似的。事实呢，她总是输，而且越输越多，存了多年的私房钱的屁股上跟长了一个洞似的，直往外流。赌博似乎也有慈悲的一面，能输钱的人牌友往往越多，赌馆里的人愿意和老人打麻将，她也乐在其中，走到哪儿都能凑上一桌，好像自己真能呼风唤雨似的。当然，输钱也并不是坏事，至少，老人家的体重确实轻了，血压确实降了。

地震后，断裂带的乡亲父老们麻将都快打疯了。青梅街大大小小的麻将馆如雨后春笋，比之前翻了好几番，以前打一块两块，地震后打五块十块，甚至二十。输赢上千上万，早已不是新鲜事。柳珍的男人肖虎本打算在青梅街开个赌馆，被柳珍拦了下来，赌馆盈利固然客观，善良的柳珍却很反感，她觉得，赌博害人害己，家里就算穷得掉渣，也不能干这种缺德事儿。

无情的灾难让断裂带这些习惯了苦日子穷日子的老百姓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看开了，想开

了，反正，钱留在手上又不会生娃娃。地震后，修楼房几乎成了断裂带的一道风景。柳珍家原来的房子，也在地震中塌成了一堆瓦砾。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地震过后，柳珍和自家男人本打算卖了屋基在青梅街买一套援建房。想来想去，又觉得不合适。最终两人拿出积蓄，领了政府的补贴，补贴按人头算，每人六千，又从信用社贷了笔款，在原来屋基上盖了栋楼房。

以前断裂带几乎是清一色的青瓦房，地震后，断裂带却一窝蜂地盖起了楼房，两层，三层，也有五六层的。

“青瓦房都站不稳，还敢修楼房，真想在地震的脑袋上跳舞啊？”

个别人对断裂带忽然盖了那么多楼房感到担心。又如何呢，盖好的楼房不能拆了吧，花出去的钱总不能再要回来吧。人，总该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就是把事情往好处想，就得像余华的小说《活着》里的主人公福贵那样乐观，成为存在的英雄，意志的化身。

地震过去三年了，断裂带的老百姓几乎家家住上了楼房，有的家庭还买了车。好日子刚开头，大多数人又不踏实了，因为只免两年利息的贷款开始收利息了，肩上的担子一下子沉了起来，沉得像是整个世界都压在了自个儿肩上。先是争先恐后地盖楼房，现在又是争先恐后地挣钱还债。也许，地震仅仅是灾难的序曲，地震后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灾难。柳珍从她身边的乡亲父老们身上感受到了这个恐怖的事实，而且更糟糕的是，她隐隐感到，断裂带的每个家庭都无一例外陷入了这个不幸的战壕，包括她自己的家庭。因此，她丝毫没有因为自己这个独到的见解而欢欣鼓舞，一种莫名的压抑笼罩着她。

债是赖不掉的，迟早得还，早还早轻松。这两年，为了早些还清债务，断裂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门打工，打工虽然累点苦点，但能挣到钱，能挣到钱，累点苦点也是无所谓的。

今年春节过后，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在断裂带刷了不少宣传标语：“自己贷款自己还，不给子孙留负担”；“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标语是用黑漆刷的。庄重、尖锐、醒目，含蓄而不失粗暴，还有着无法探究的恶意。

柳珍每次看见这些标语，就像老鼠遇见猫，就像兔子碰到猎人，恨不得拔腿就跑。

春节刚过，柳珍的男人肖虎就出门到东北修隧道去了。坐火车去的。东北远着呢，临走的时候，肖虎让柳珍在青梅街买了一件方便面，一件康师傅矿泉水，说是可以省点钱给孩子买文具。去打工的不止柳珍的男人。村里总共去了差不多十个人，闺密沈美的男人也去了。这样好，相互有个照应，柳珍宽了不少心。

柳珍记得，男人们出门的那天，沈美唉声叹气地跟柳珍说：“姐，这下我们这些剩斗士的日子不好过啦！”

“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忍忍呗。等还了债，天下就太平了，日子就舒坦了。”柳珍安慰沈美。

“忍？圣人啊，感觉你每天都在读《圣经》似的，哈哈，剩经，神经！”

沈美讥讽道，脸上透着得意，好像自己说的话很有营养很有文化似的。

《圣经》，事实上，沈美仅仅是在高中读书那会儿接触过这本书，学校图书馆吧，就瞟了一眼名字，没读过，只是觉得书很神秘，透着一股引人向善的力量。引用书名，纯粹是出于炫耀，

或者是虚荣，好像说出点新鲜事，就能把可怕的无知与自卑抹掉似的。这一点，乡下人和城里人完全不同，城里人总是生怕让你知道点什么似的，欲言又止，装模作样；乡下人则生怕不能让你知道点什么似的，每句话，都希望能够闹出点动静来，至少，不能让人把自己看扁。沈美和柳珍之所以成为闺蜜，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再普通的交流在她们眼底也不普通了，她们格外注意聊天的质量，并享受这种方式所衍生的快乐——与众不同的快乐。比起大多数只关心昨天和当下的断裂带人，她们更在乎远方和未来。

“那你就学学人家包法利夫人，找个情人。”

柳珍有心开沈美玩笑，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可是世界名著呢。不过，包法利夫人是谁，其实一点也不重要，重点是后面那个字眼：情人。哦，让人想起来就觉得脸红心跳，像某种快乐的源头，虽然含蓄，却也不乏冒险，隐隐泛着性的火光。

“你以为我不敢？”沈美没说完，脸就红了，弱弱地说，“最毒莫过妇人心，今天算是把你看白了。你这乌鸦嘴，还真指望我遗臭万年？不过，我还真不敢，要是男人知道了，非把我的皮剥了不可。”

“这就对了。”柳珍拍了拍沈美肩膀。

“只能这样了。”沈美叹了口气。

同为女人，柳珍自然明白沈美的苦。或许，每个女人的身体里都藏着一个包法利夫人，渴望浪漫、美好而又坚固的爱情。也难怪，沈美结婚没几年，性的缺席就如同庄稼地没了阳光雨露的滋润。男人不在家，女人身上的地就荒了。但是，女人苦，男人

就不苦？柳珍想到自己男人肖虎，心里就跟下过雨了似的，湿湿的，不是个滋味。男人出门跟她下的死命令：“各人把腿夹紧点！”

而她却有意激他：“耗子要打洞，你能拦着？你能拦得住？”

除了性子有点急有点倔，除了没钱，柳珍觉得自家男人其实挺好的，心比蚕丝还细，会疼人，平时自己要是感冒了或者做事不小心弄出点皮外伤，肖虎都会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好像自己就是他身上的一片肉似的。

地震无情。柳珍时常在想，如果没有地震，断裂带的变化不会如此惊人，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灾难的额头下面，每个人都被多多少少地孤立起来了，每个人都是一片荒原。

肖虎出门打工有半年多了吧。半年多时间，肖虎给家里汇了两万块钱，都拿到信用社还债了，柳珍身上没留一分。她舍不得花男人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她只是想尽快还掉家里的债，然后，让过去那种平静、舒缓，也没有忧愁的日子，重新展开翅膀。

立秋后的一天夜晚，柳珍从自己比兔子尾巴还短的尖叫声中惊醒过来。

她紧张兮兮地抱着胸口，好像它们刚刚被别的男人摸过似的，柳珍又惊又怕，她大口喘着气，如同一个可怜巴巴的刚被救出河面的溺水者，或者是海明威在小说《老人与海》里写到的那条咬了鱼钩最后被吃得只剩一副骨架的大灰鲭鲨。她忽然竭力挣扎起来，手在黑暗中狼狈地挥舞着，好像在跟人进行着一场不是

你死就是我活的自由搏击，又好像仅仅是为了把自己从威胁的血盆大口中挖出来，跟恐惧划清界限。

有那么短短一瞬间，柳珍想起2008年地震的情形，恍如一场突如其来的狂欢，整个断裂带都在抽筋，在战栗，在发抖，在跳舞，家里的房子眨眼就塌了，她也被稀里糊涂地埋在瓦砾断墙下面。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提前了，毫发无损的柳珍沿着这条思路很快就走到了绝望的死角，她毫不怀疑自己就要死了，眼泪便唰唰流了出来，好像要把自己哭干似的。不过柳珍不想死，她一边呼救，一边用手寻找出口，希望自己能逃出去。现在回头想想，那真是一场噩梦。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恐怕只有在死神的眼皮子底下走过一回才能真正理解这种滋味。好在命不薄，柳珍被匆匆赶回来的肖虎用手刨了出来。患难见真情，为了救柳珍，肖虎的两只手都挖出了血，手心起了血泡，右手的大拇指指甲盖也翻了。其余的事好像不值一提。柳珍还记得，就是那天晚上，余震不断的断裂带下雨了，在临时搭好的帐篷里，柳珍跪在男人面前真心实意地帮男人吸了一回。以前，她不喜欢这个，把男人尿尿的地方含在嘴里，想起来就觉得恶心。她之所以如此主动，纯粹是为了让肖虎高兴，也算是对他在灾难面前不离不弃的肯定与报答。

几分钟过去了，几分钟足有几个世纪那么漫长，柳珍仍然惊魂未定，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意识到自己做了噩梦，但她还是像夺食的小鸡那样急急忙忙用手摸了摸各人每天晚上都要擦点宝宝霜的脸蛋，以及胸前那对饱满而又寂寞的乳房，两条比星星还要闪的腿，仿佛噩梦还会伸出手来把她抓回去似的。嗯，没有缺胳膊少腿，柳珍渐渐平静下来，放了心，松了口气。